

肖复兴 著

不會再有第二個你

肖復興 音樂文集
現代卷



學林出版社

肖复兴 著

不會再有第二個你

蕭復興 音樂文集
現代卷



學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会再有第二个你：现代卷 / 肖复兴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8

(肖复兴音乐文集)

ISBN 978 - 7 - 5486 - 0380 - 1

I. ①不…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4275 号



不会再有第二个你——肖复兴音乐文集·现代卷

作 者——肖复兴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印——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8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380 - 1/I · 69

定 价——3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自序 | PREFACE

写作第一篇音乐随笔《最后的海菲兹》，是二十二年前夏天的事情了。

那时，我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出差一个多月，节省下来一千美金，买回一台当时不错的日本先锋牌音响，终于变相地满足了我自童年萌发的音乐梦想。说是“变相”，再好的音响，毕竟只能是听，而不是自己演奏音乐。想想童年吹过的一角七分钱一只的笛子、两元二角一把的胡琴，然后在上初中想学小提琴的时候，由于家里生活拮据而和音乐失之交臂的伤怀情景，感觉真的是恍然如梦。

那是我第一次听海菲兹，他的小提琴通过新买来的音响，清新，甚至有些乍耳，连接起遥远的时代，让曾经的梦想变幻为美妙的音符，流淌下幽婉的旋律，那旋律既属于音乐，也是属于人生，让我感动，也让我怅惘。莫要说童年早已经远逝，人生也难得再有一个二十二年供我挥洒。听乐、写乐，都需要时间，音乐和人生一起走过，只是人已苍老，而音乐依然年轻，不禁想起陆放翁的诗句：“旧交惟有青山在，壮志皆因老病休。”如今的旧交，于我便是音乐了。

写了二十二年，关于音乐文章的集子出版过好几本，依然是外行，对于音乐只是一个只懂皮毛只重感性的发烧友而已，大言不惭，信笔涂鸦，随心所欲，落花流水，竟也蔚为文章。非常感谢学林出版社，他们在十二年前就出版过我的《音乐笔记》，现在又将我这二十二年来所写过的音乐方面的文字，精选成三本文集，为我做一个小结。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歪歪扭扭，像似五线谱，却只是貌似而已，并不成调式。只能说是音乐给予我的馈赠，留与读者朋友一起分享。

为方便读者阅读，也为检点自己心迹，把文集分为“古典卷”、“现代卷”和“摇滚卷”三册。这三册书分别记叙了关于古典音乐、摇滚音乐的心得笔记，和

我在音乐会现场聆听音乐之后的感想、感喟，以及针对当今音乐现实有感而发的言说，也包括了对音乐家故居旧地的走访等其他文字，希望读者喜欢，更希望读者批评。

说到读者的批评，我觉得音乐超乎文字乃至其他艺术而会让人与人心接近。我出版的几乎每一本关于音乐的书，都得到过读者的批评，指出我的浅薄和谬误，让我受益，让我进步。在写这则序言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新泽西小住。忽然想起来一位读者朋友，二十年前，他就住在新泽西，那时，他从一本已经过期的《十月》杂志上看到我写的那篇《最后的海菲兹》，从文章中知道我想买海菲兹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在北京城遍寻未果，便从新泽西邮寄我一盘海菲兹演奏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CD唱盘。他不知道我的地址，便直接寄到出版社，辗转到我的手中时候，我收到的是一个硕大的包裹，打开里面一层层的包装，最里面是那盘唱盘。他的精心与细致，让我想起在北大荒插队时，在卷心菜成长的时候，包裹在菜心里的红苹果。在漫天飞雪中打开卷心菜，忽然看到的红苹果时的那种惊喜，是一种久违的心情和感情。

记得在唱盘里夹有一页的短信，他写道：“不必言谢，同是天涯爱乐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十年过去了，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间。如今，我人在新泽西，却不知道他人在何方。六月的新泽西凉爽如秋，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只有爱乐的心彼此相依，跨越时空，在音乐中相知相逢。怅惘之余想想，这对于我真的是种福分。

因此，除了要感谢学林出版社，我还要感谢好友周贤能先生热情为本书配图，我更要格外感谢读者朋友。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你们寄予我的真挚的帮助、热情的鼓励，以及严厉的批评，都让我不敢忘怀。因为是你让我感到遥远的温暖，感到音乐独具的力量。

在商业化的时代，消费主义泛滥，艺术也在日趋实惠、实际和实用（我称之为“三实主义”），或屈膝于权力，或谄媚于资本，或玩世于时尚，或附庸于风雅。但是，我始终认为，唯有真正美好的音乐难以藏奸，一切在音乐面前都会变得透明。在日复一日的惯性甚至腐败的生活之中，惟有音乐能够与这样的生活拉开距离。只有音乐最不带功利色彩，而以它最为纯正且现实中已经被物化生活冲击得越发稀薄的浪漫主义，和我们的灵魂相通相融。正如《西方音乐史》的作者唐纳德·杰·格劳特和克劳德·帕利斯卡所说：音乐是“几乎完全超脱具体的

物质世界”的“艺术的正规领域”。这是其他艺术领域望尘莫及的。在这样的领域里，可以拓宽并湿润一些我们已经快要萎缩成话梅核一样的心，我们可以得以稍微的放松和喘息，平衡心理和心灵与粗糙现实生活的落差。我们可以和我们以往的任何回忆相逢，和我们向往的任何情感相拥。可以说，只有音乐这样“艺术的正规领域”，能够让我们漂泊无根的心灵有所依托，能够把我们涌动在心里想说又说不出话语最微妙地表达出来。没错，圣桑说的：“音乐起于词尽之处。”

我始终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都应该向往音乐的境界，所有音乐都指向心灵的深处。音乐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泛宗教。我更要感谢音乐对我们人生的救赎，对我们心灵的滋润。

十年前，在我出版的《聆听与吟唱》一书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它表达了我对音乐这样的感情，我愿意把它再一次抄录在这里：“世事沧桑，春秋演绎，生活中发生着许多有意思和没意思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音乐对我始终如一的陪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坐在音响前听音乐，坐在电脑前写作，便立刻荣辱皆忘，月白风清，心一下子格外清静。真的，没有比听音乐和写作更惬意更快乐的事情了。实在应感谢世界创造了它们——生活被它们所拯救，起码对我是这样。”

2012年6月25日于新泽西雨中

目 录 | CONTENTS

自序	1
崔健的意义	1
沧桑的崔健	4
青春罗大佑	8
该皈依巫师还是找一个牧师.....	13
重听张蔷.....	16
中年听蔡琴.....	19
怀旧之歌	
——还听蔡琴.....	23
爆炒腰花和蔡琴.....	26
都是月亮惹的祸	
——听张宇.....	28
我站在原地踏步向前	
——听何勇.....	32
谁能把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听老狼.....	35
花儿开在粪土之上	
——听苏阳.....	39
答案在身上还是在风中	
——听胡吗个.....	43

宋飞为什么流泪·····	46
偶遇宋飞·····	49
“制高点”·····	51
想起另两位草根歌手·····	54
大合唱·····	56
天韵·····	58
石宝山听歌·····	61
剑川古乐·····	63
民歌给予的情感和幻觉·····	65
爱国歌曲：从黄河到蜗牛 ·····	68
为什么说的比唱的还要苍白·····	74
父与子式的永恒矛盾·····	77
肖邦之夜·····	80
看《图兰朵》·····	83
阿卡多音乐会·····	86
重逢阿卡多·····	88
交响的太阳·····	90
古典与现代·····	92
不会再有第二个你·····	95
天使的声音·····	97
离维也纳有多远	
——新年音乐会感想 ·····	101
三场新年音乐会 ·····	104
媚雅的新年音乐会 ·····	106
钱能够买来音乐吗 ·····	108
高雅音乐会离大众有多远 ·····	110
北京的观众 ·····	112
马勒扎我们脸上有点疼 ·····	114
马勒向河里的鱼儿布道 ·····	116
为什么聂耳和马勒旱涝不均 ·····	118

在北京的捷杰耶夫	120
捷杰耶夫的胡子和手指	123
又见捷杰耶夫	125
中断的琴声	
——听杜普蕾	129
今夜无法入睡	
——听莎拉·布莱曼	132
听恩雅	135
灵魂的吟唱	138
民谣的魅力	141
黄昏的曼托瓦尼	143
单簧管,双簧管.....	148
大提琴,小提琴.....	153
钢琴 钢琴	158
竖琴长吟	163
青春的表情和色彩	167
穆洛娃的味道	169
梦幻中的蓝色	171
爱之梦	175
音乐和爱情	183
小提琴之恋	187
艺术比死亡更有力量	192
只为聆听而存在	195
远离古典	204
音乐的性别	206
并非音乐	208
维也纳随想曲	212
斯美塔那大街	221
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拜访德沃夏克故居	225

春天去看肖邦	236
小牛皮肖邦	241
孤独的吹笛人	244
芝加哥听乐	246
沃拉涅歌声	249
老人河静静流淌到今天	252
在时间中流淌的音乐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256
我与音乐	272

崔健的意义

崔健的意义，不仅宥于中国的流行歌坛，而且波及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界。可以说，还没有一个流行歌手能和他站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位置上较量。虽然，对他的沉默、议论、批评乃至否定，一直没有停息。

二十多年前，当他第一次从胸腔中迸发出那悠悠一曲《一无所有》的时候，确实如一道醒目的闪电，哪怕后来他再也不唱什么歌，也奠定了他无可争议的地位。在我看来，他当时的地位起码是和星星画展、朦胧派诗，以及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派小说等量其观的。他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那种交替和交织的声音。是那个几乎将我们民族葬送在濒临崩溃的边缘时代，让我们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让我们合着崔健的节拍一起在心里吟唱“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要抓住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我相信，绝不是我一个人，拥有着在二十多年前的春风秋月中突然听到这首歌时荡漾在心中清澈的共鸣。

音乐史在评价列侬和甲壳虫这样的摇滚音乐时说它们使人们的脑子重新组装。崔健的音乐，一开始就有着这样强悍的力量。仅一首《一无所有》便概括那个时代一代人的精神特征，以叛逆的精神和先锋的姿态唱出了我们心中渴望的共有。

崔健的意义，可贵在于他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精神和姿态。在一个始乱终弃为时髦和价值取向的流行中，在大多歌星永远只会唱着别人的歌的歌坛上，崔健的音乐坚持二十多年的固守，是一种品德良知更是艺术的操守。崔

健的意义,我以为首先在于他对时代出乎一种本能的敏感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迄今无人可以比拟和匹敌。在他的早期音乐中除了《一无所有》的概括;“我的病就是没感觉”;“我要人人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一直到近两年他所唱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钱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会办了,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快乐的标准降低,杂念开始出现,忘记了灵魂的存在,生活如此鲜艳”……无一不打上崔健音乐品格的印记,体现崔健对以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过渡时期细至末梢又深入骨髓的触动。他不是那种故作哲学状的思考,或摆弄洋枪洋炮的舶来货唬人,而是用嘶哑的嗓子,带有几分玩世不恭的发泄,却一下子就捅到时代和我们生活的腰眼上。几乎每一首这样的歌都拥有一个宏大的主题,都可以演绎出一篇小说和一出戏剧。实际上,我们在不同时期都能找到这样的小说和戏剧,和他的音乐相对应,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实在是文学史上和音乐史上难得的巧合。这恰恰是崔健音乐的不同凡响之处,便和他一直痛恨的败坏人胃口的“酸歌蜜曲”拉开无法逾越的距离。他是桉枝叶茂盛的大树,当然可以傲视低矮倒伏的小草。

崔健的意义,不在于他仅仅只是一种发泄,他的叛逆姿态中融有批判的同时,更有难得的追求。他在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同时在唱“你何时跟我走”;他在唱“我的病就是没感觉”的时候,同时在唱“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他在唱“我要人人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同时在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在他唱着“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芳香”的时候,同时在唱“你要我留在老地方,你要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不能这样。”……这不是说他一定有多么深刻的思想,而是他有真诚,面对内心与艺术的真诚,是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今年,崔健再版他的歌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其实早在前两年他的《无能的力量》出版后),就有人开始批评崔健,说他旋律差了,说他节奏乱了,说他廉颇老矣、激情不在,说他最好的歌还是《一无所有》那些早期的作品。这些都是对崔健的误解。崔健早以他的敏感,用他的音乐去努力把握这个“其实心中早就明白,你我同在九十年代”这个和他共生共存已不是激情的年代,改用崔健的《一无所有》中的一句歌词,是“这时你的手已不再颤抖,这时你的泪已不再流”。而我们却还顽固地渴望激情和抒情乃至爱情和温情,并要求崔健将这些统统再唱给我们听,要求崔健的手和泪依然如以前一样颤抖和流淌。其实,是

我们自己在寻找着虚脱的依靠，是我们自己在迅速地变老，得需要一支依赖的龙头拐杖。渴望回到从前，希冀保持一种恒定的状态，便和一直前行者拉开了双倍的距离，因为参照物已经大不相同。我们早已经不再是一无所有而在物质上丰富了许多，拥在怀中得到了许多，只是我们依然一无所成，却偏偏还要渴望重返一无所有的背景下从头再来的童话，实在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带有浓重怀旧色彩的软弱。我们潜意识里还是无可救药地希望恢复传统规范的秩序，所以才会面对崔健那种无节奏而产生无法容忍乃至恐惧之情。崔健早看到这问题，他不是偷偷地笑，而是在《时代的晚上》以他一贯的敏锐和自我批评唱道：“我的心在疼痛，像童年的委屈，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请摸住我的手吧，是不是我越软弱越像你的情人儿？”他依然保持着 he 先锋的锐气，向前走了好远的路，我们却还只是留在了老地方。崔健只好用他的歌再一次轻轻地对我们说：“不能这样。”

对崔健的音乐的发展，我是这样来划分阶段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前期，《红旗下的蛋》和《解决》为过渡，《无能的力量》为后期。无论哪一时期，崔健都是和时代和现实胶黏一起，可以说，崔健和他的音乐都是时代之子。在我看来，崔健的问题不是出现在激情的减退，而是他对现实的把握逐渐不如以往那样准确和表达得有些过于直白。前者，表现着他的痛苦，是面对现实和内心的带有些许神经质的茫然和矛盾的痛苦。他在不止一首歌中唱出他的这种痛苦：“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九十年代》）；“天空太黑，灯光太鲜艳，我已经摸不着北”（《无能的力量》）。在他新歌《新鲜摇滚》最能代表他这种矛盾和痛苦：“你还是不敢彻底地跟她说，因为你这个人还是太软弱。你曾经迅速地得到了她，你说这就是什么摇滚 Rockn Roll。可是现在你的激情已经过去，你已经不是那么单纯。”后者，也许崔健自身并不满足以前《一无所有》、《一块红布》、《花房姑娘》、《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等那种过于比兴和暗喻的方式，觉得这样的直白是一种变化，而且正适合如今赤裸裸比直白更实际实惠实用的时代，这便是他内心也是他音乐的一种选择方式。但我总觉得艺术还是有自身的规律，像《混子》唱的“反正不愁吃，我也反正不愁穿，反正实在没地住我就和父母一起住，白天出门忙活，晚上出门转悠，碰见熟人打招呼‘怎么样？’‘咳，凑和！’”虽然还保持着崔健对时代和生活的敏感，多的却是表象的捕捉，已经缺少了崔健以前的概括力和张力。这一点，恰恰是该崔健皱眉头的地方。

沧桑的崔健

前几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旅游卫视频道看到崔健音乐会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转播，有些意外。这大概是崔健第一次以如此规模在电视上亮相。也许，会有许多人并不怎么留意，但它的意义，在宏大叙事的晚会歌曲充斥电视台的今天，不同寻常。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崔健的意义》一文中说：“二十年前，当崔健第一次从胸腔中迸发出悠悠一曲《一无所有》的时候，确实如一道醒目的闪电，哪怕后来他再也不唱什么歌，也奠定了他无可争议的地位。在我看来，他当时的地位起码是和星星画展、朦胧派诗，以及刘心武《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小说等量齐观的。他唱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是那个几乎将我们民族葬送在濒临崩溃边缘的时代，让我们从物质到精神都一无所有；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让我们合着崔健的节拍一起在心里吟唱‘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要抓住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我相信，绝不是我一个人，拥有着在二十多年前的春风秋月中突然听到这首歌时荡漾在心中清澈的共鸣。”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中国摇滚歌坛上，崔健这样的地位与意义，依然没有动摇，也没有人可以超越。

对于中国摇滚现状，崔健曾经作出他自己的一次次努力。但是，无论是丽江雪山还是宁夏贺兰山，或是今年刚刚不久在沈阳举办的摇滚节，可以说都是失败而归。那天，我碰见一位当年的摇滚歌手，他对我说，崔健虽然还要维持每场二十万元的演出费，但是，都是热爱他的人在组织他的演出，其实大多都是赔钱的。

崔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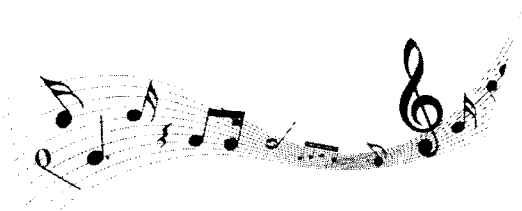
一无所有

崔健

一无所有



崔健的意义,不仅宥于中国的流行歌坛,而且波及文学乃至整个艺术界。可以说,还没有一个流行歌手能和他站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位置上较量。虽然,对他的沉默、议论、批评乃至否定,一直没有停息。



我想这种状况，崔健一定是知道的，因为那天我参加北京一次建筑论坛，他也参加了，并发言道：如今中国有三个最弱：一是中国足球，二是中国建筑，三是中国摇滚。可见，他是极其清醒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出现新的歌手超越他，他依然宝刀不老，顽强地挺立在摇滚歌坛上，足见他的寂寞、不甘和无奈。如今，真正的摇滚还是在民间，流行在场面上的，比如年轻的花儿乐队，商业色彩越来越重。

不过，以为中国摇滚不行了，大概是崔健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新的摇滚歌手如左小诅咒等，还是顽强却也艰难地生存着，并拥有着执着的歌迷。因此，当不止一次有人批评或误解他自己和中国的时候，崔健总是以犀利的语言给予回击的。他曾经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因为你本身是蹲着的，但摇滚乐已经站起来了，尽管摇摇晃晃，它已经站起来，试图站起来，你只能蹲在角落里看着跟你平行的缺点。”这是对那些对他对中国摇滚误解乃至批评者毫不留情的回击。他说得很准确很形象，一如他的歌。

崔健和他的音乐都是时代之子。虽然，他从来没有在我们电视晚会或MTV中频频亮相，以混个脸儿熟和钱包鼓胀，但他却是我国流行歌坛尤其是摇滚歌坛中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从来没有淡出在潮流之外，从来和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在电视中看到那么多的观众站着，和着他音乐的节拍，和他一起吟唱，那火爆热烈的情景，让我想起大约八年前在北京一家叫做“火山”的酒吧里，也是那么多人站着，听他一口气演唱了十几支曲子。在唱那支熟悉的《花房姑娘》，唱到“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老路上，只是我再也离不开你，哦——”的时候，本来应该唱“哦——姑娘！”他指着周围这些可爱的大学生临时改为：“哦——学生！”当他反复再唱到“只是我再也离不开你，哦——”时，学生们一起高唱：“崔健！”那情景真是和今天一样，让人感动而难忘。

如今，世事变迁非常的大，那家“火山”酒吧已经没有了，那群大学生已经老了。但是，崔健的歌声还在，只不过多了些风霜和时光沉淀的沧桑感。